

# 從李方桂對上古音的構想論合口音的來源

郭乃禎\*

## 摘 要

從諧聲系統來看，等第不同的韻可以互相諧聲，但是開合口不同的韻大多分開諧聲。李方桂(1971)：「中古的見 k-、溪 kh-、群 g-、曉 x-、匣 ɣ-、影 · - 等母大致可以互諧，可是開口韻多與開口韻諧，合口韻多與合口韻諧，……，一二等的韻母往往與三等韻母諧聲……，合口介音似乎跟三等的介音不同，應當算是聲母的一部分。」包括雅洪托夫(1960a)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3)都認為中古的合口介音為後起。本文將探討合口音在上古所扮演的音韻角色，並就主張合口成分為後起的成因，予以系統性的溯源。

關鍵詞：上古音、介音、開合口、脣化作用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講師

## 壹、前言

研究中古音系最重要的文獻資料是韻書和韻圖，特別是《切韻》系韻書和早期的韻圖—《韻鏡》和《七音略》。韻圖的格式彌補了韻書以押韻爲用，所造成「音節結構」不明朗的缺陷，暴露了部分反切的錯誤，並且反映上古至中古音韻演變的訊息。等韻圖的排列除了「聲經韻緯」交錯配合以外，講求「開合等第」區隔分明，突顯了介音的成分。在韻圖中，開合口不同的音節，大都分圖居之，等第介音則以四聲統四等的方式排列，二者呈現出不同的表列方式。從諧聲系統來看，等第不同的韻可以互相諧聲，但是開合口不同的韻大多分開諧聲。李方桂(1971)：「中古的見 k-、溪 kh-、群 g-、曉 x-、匣 ɣ-、影 · - 等母大致可以互諧，可是開口韻多與開口韻諧，合口韻多與合口韻諧，……，一二等的韻母往往與三等韻母諧聲……，合口介音似乎跟三等的介音不同，應當算是聲母的一部分。」<sup>1</sup> 這個主張包括雅洪托夫(1960a)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3)等都支持，他們認爲中古合口介音爲後起。本文將探討合口音在上古所扮演的音韻角色，並就主張合口成分爲後起的成因，予以系統性的溯源。

## 貳、合口介音與等第介音之別

### 一、合口介音與三等介音的性質比較

李方桂先生在〈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一文，從比較《切韻》u、w 和三等介音 j 著手，推論中古合口介音的來源。他排除了《切韻》中對合口具有排斥作用的脣音韻尾，包括 -m、-p、-u 韻尾的獨韻，也排除主要元音爲圓脣元音的獨韻，只討論具有開合對立的韻目，包括開合口別立韻目的寒桓韻，與開合口同一韻目的泰韻等。他認爲介音在上古到中古的音變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李方桂先生說：

介音的位置在聲母與元音之間，可以影響前面的聲母，也可以影響後面的元音。如果古音時代已有介音的話，《切韻》時代的聲母與元音都可以說是已經受過介音影響的結果。<sup>2</sup>

<sup>1</sup> 《上古音研究》，李方桂著，商務印書館 1980 年 7 月 1 版，2001 年 3 月 4 版。（〈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971 年、〈幾個上古聲母問題〉《臺灣，中研院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前二者在 1980 年合編爲《上古音研究》北京出版社），頁 16。

<sup>2</sup> 〈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李方桂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

要比較合口介音與 j 介音在上古的性質是否相同，必須觀察二者對聲母以及主要元音的影響。在《切韻》的各類聲母中，唇音在開合口對立的韻呈現互補狀況。但是唇音在介音 j 之前有輕重唇之分，雖然兩類互補，但是輕唇音只產生在三等韻，因此唇音的分化顯然與 j 介音有關。舌根音聲母在開合對立的韻中，常常存在對立的現象，李方桂舉例如下<sup>3</sup>：

艾 ɲâi：外 [ɲuâi]	哥 kâ：過 kuâ	剛 kâŋ：光 kwâŋ
姦 kan：關 [kwan]	干 kân：官 kuân	黠 ɣăt：滑 ɣwăt
恒 ɣəŋ：弘 [ɣwəŋ]	形 ɣieŋ：熒 ɣwieŋ	痕 ɣən：魂 ɣuən
莖 ɣeŋ：橫 [ɣweŋ]	行 ɣeŋ：橫 ɣweŋ	

這種舌根音的開合對立也出現在三等介音 [j] 之前，例如<sup>4</sup>：

巾 kjĕn：麋 kjuĕn	獬 kjăi：劇 kjwăi	言 ɲjen：阮 ɲjwen
羌 khjaŋ：匡 khjwaŋ	輕 khjäŋ：傾 khjwän	蹇 kjän：卷 kjwän

在上述三等韻當中，有開口也有合口，可見開合口並不影響韻母。開口韻中有 â、a、ă、ä、e、ĕ、ə、v、ε 元音，對立的合口韻中也有 â、a、ă、ä、e、ĕ、ə、v、ε 元音，顯示出合口成分不影響主要元音，這個情形和三等介音 j 對韻母的影響：\*a > ä / j \_\_\_\_\_，有很大的不同。

相同的情況出現在對立的舌齒音聲母，如<sup>5</sup>：

泰韻	大 dâi：兌 duâi	蔡 tshâi：最 tsuâi	
仙韻	纏 djän：椽 djwän	仙 sjän：宣 sjwän	連 ljän：孿 ljwän

以上仙韻和泰韻中，無論有無三等介音 j，開口韻字有 â、ä 元音，合口韻字也有 â、ä 元音。合口成分並不影響主要元音。而且在以上所有的例證中，同一類聲母也存在開合口對立的現象，所以合口成分也不影響聲母。這和介音對聲母的影響很不相同。在韻圖當中，舌齒音的一等聲母和三等聲母不同，這是受到 j 介音的影響而產生的音變現象。

一分，198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1-2。

<sup>3</sup> 〈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頁4。

<sup>4</sup> 〈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頁5。

<sup>5</sup> 〈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頁2。



陌韻 -ek : 嘍鞞獲獲獲獲嘍

藥韻 -jak : 媮媮媮媮

開口一鐸韻 -âk : 各閣格恪恪恪恪 恣恣恣恣 貉貉 格洛隄

陌韻 -ek : 貉額額客客客客 貉 趙格格格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貉

藥韻 -jak : 貉 繫貉 儂 儂 儂 儂

从「云」得聲之字，可以出現在有 -j- 和沒有 -j- 的環境當中，介音 -j- 並不影響諧聲的結果，但是所諧之字只出現在合口韻。从「良」得聲之字，可以出現在一等痕韻，二等山韻，三等欣韻，等第並不影響諧聲系統，但是所諧之字只出現在開口的環境。从「各」、「夔」得聲的字都出現在《切韻》的鐸陌藥等韻中，而且二類諧聲字開合口對立，互不相涉。表示開合口的特質不存在於韻母（介音、主要元音或韻尾）上，而是在聲母上。如前述所推測，李方桂認為舌根音聲母有開口和合口兩類，開口的一套構擬為： $*k$ 、 $*kh$ 、 $*g$ 、 $*ŋ$ 、 $*$ 、 $*h$  以及複聲母  $*hŋ$ 。另一套構擬為： $*kw$ 、 $*khw$ 、 $*gw$ 、 $*ŋw$ 、 $*w$ 、 $*hw$ 、 $*hŋw$ ，稱為圓脣舌根音聲母。當圓脣特質脫離聲母之後，成為聲母和主要元音之間的  $w$  或  $u$ ，兩套舌根音聲母在中古合併為一套。原來存在於上古圓脣與不圓脣的舌根音聲母的對立，到了中古就變成開合口韻的對立關係。

## 參、合口介音溯源

從音節結構上來看，上古「祭、元、脂、文、至、真」等舌尖韻尾的韻部中，合口韻母之前可以出現任何聲母，但是在「魚、陽、之、蒸、支、耕」等舌根韻尾的韻部中，合口韻母前只出現脣音和舌根音聲母。這個現象啓迪了雅洪托夫和李方桂，脣化音節的合口成分，是否受到脣音和舌根音聲母的影響而產生，脣音聲母的脣化特質是無庸置疑的，而雅洪托夫和李方桂則為脣化音節的舌根音聲母另擬了一套圓脣舌根音聲母。雅洪托夫：

在屬於上古祭元、脂文、至真部（即收 -t 和收 -n）的字裡，我們可以看到以任何輔音作聲母的脣化音節；而在屬於上古魚陽、之蒸、支耕部（即收 -k 和收 -ng）的字裡，如在中古時有介音  $u$  ( $^w$ )，則從不會以舌尖輔音作聲母。……祭元、脂文、至真部裡，幾乎所有以舌尖輔音作聲

母的脣化音節和跟其他脣化音節相押，但是那些以舌根輔音或脣輔音作聲母的脣化音節，部分跟脣化音節相押，部分跟非脣化音節相押。<sup>9</sup>

從諧聲系統來看，雅洪托夫觀察不同等第的字可以互相諧聲，不同開合的字不能互相諧聲，因此中古的合口介音與等第介音，在上古顯然作用不同，由此推論合口成分在上古不是源於介音，而是聲母的一部份。潘悟雲從音節結構的比較上支持這個論點，與雅、李二人的看法具有傳承上的一致性。

《切韻》音系中合口帶 w 介音，與三等介音 i、二等介音 u 會同時在一個音節出現，如果『仙』是 s<sub>1</sub>ien，那麼『宣』是 siwen 呢，還是 swien？最好是把合口介音處理為聲母的圓脣 C<sup>w</sup>-，這樣「《切韻》音系就具有與現代北京話相同的音節結構，所以我們把中古的介音附在聲母輔音後頭，寫成 C<sup>w</sup>- 或 CW-。」<sup>10</sup>

從押韻系統來看，主要元音和韻尾相同即可構成押韻條件，介音並不影響押韻的結果。但是上述 -t / -n 收尾的韻部中，同韻部的舌齒音聲母的脣化音節只和脣化音節相押韻，表示此類音節的脣化特質影響了押韻，這個脣化成份應該包含在主要元音之中，李方桂因此為之構擬了 -ua- 和 -uə- 等複元音。

李方桂對上古合口音的構想，啟發自 1931 年撰寫〈切韻 a 的來源〉之時，並逐漸構思完成。發展過程包括：一·脣音聲母的脣化作用。二·圓脣舌根音聲母的脣化作用。三·圓脣元音的合口特質。四·圓脣舌根音韻尾的脣化作用。茲闡述如下：

## 一、脣音聲母的脣化作用

《切韻》中脣音聲母只有一類，開合口互補，雅洪托夫〈上古漢語的脣化元音〉曾說：

劃分脣化音節和非脣化音節，對那些脣音聲母音節，事實上也是不適用的。這些音節裡的介音 u (w) 也沒有音位意義，因為這些音節（除個別例外）中不存在僅以有無介音 u 加以區分的對立。<sup>11</sup>

<sup>9</sup> 《漢語史論集》，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編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53-55。

<sup>10</sup> 《漢語歷史音韻學》，潘悟雲著，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7 月，頁 102-103。

<sup>11</sup> 《漢語史論集》，頁 53。



## 1. [ \*â ] &gt; [ a ] 諸韻

韻尾	舌尖				雙脣		舌根		
	歌戈	寒桓	泰	曷末	談	盍	唐	鐸	豪
開口	-	-	+	-	-	-	+	+	+
合口	+	+	-	+			-	-	

## 2. [ \*ə ] &gt; [ a ] 諸韻

韻尾	舌尖	雙脣		舌根
	灰哈	覃	合	豪
開口	-	-	-	+
合口	+			

具有 [ -m ] 雙脣韻尾的諸韻，因為異化作用的影響，脣音字很少，也不容易發展出合口介音。因此觀察不出：脣音 + â > 脣音 + uâ 的變化。具有圓脣韻尾的諸韻，因為異化作用的影響，都沒有合口介音，也觀察不出脣音由開口到合口的變化。但是舌尖韻尾的諸韻中皆產生：脣音 + â > 脣音 + uâ 的變化，而唐、鐸、泰韻的脣音只存在於開口圖中。除了寒桓、歌戈韻以及雙脣韻尾的韻，如果我們依循著他的觀點整理《切韻》開合對立的韻，將會發現脣音的分布如下：（舉平以賅上去入）

1. 脣音全在開口韻：支脂齊佳皆祭泰山先仙麻陽唐庚耕清青蒸登
2. 脣音全在合口韻：微夫廢刪

脣音在開合對立的韻中除了「微夫廢刪」四韻全是合口之外，其餘都是開口，所以《切韻》的脣音只有一類，並沒有開合對立的現象。李方桂先生對此做了假設：「p（代表脣聲母）+ â > p + ua 的影響是很顯明的。林語堂的 peü > pweü > pwoi > pwai 把介音 w 的發生定的那麼早似乎可疑。我覺得 \*pəg > \*pəi > \*pâi > puâi 的程序比較的好一點。」<sup>16</sup> 在這個假設中，已將脣音的合口介音視為後來的發展。以上的研究決定了以下的推論：其一，脣音沒有開合對立的現象；其二，脣音只有開口一類，《切韻》時期的部分合口介音來自脣音聲母的脣化作用；其三，《切韻》時期具有脣音聲母的音節，其合口介音為後起。

<sup>16</sup> 《漢語史論集》，頁 28。



## 二、圓脣舌根音聲母的脣化作用

### (一) 圓脣舌根音聲母的構擬

從音韻演變的觀點來看，上古蒸部 \*jəŋ 三等開口演變成中古的蒸韻，合口演變成中古的東韻三等。上古之部入聲 \*jək 三等開口演變成中古的職韻，合口除了演變成中古的職韻外，一部份演變為屋韻三等。而這些來自上古蒸部的東韻字只有脣音字和舌根音字，如上所論述，如果脣音聲母只有一套，則脣音合口來自於脣音的脣化作用 \*mjəŋ > mjuŋ。開合對立的現象只存在於舌根音聲母。如下：

1. 蒸部三等開口 \*jəŋ > jəŋ 蒸韻 / 舌根音\_\_\_\_\_。
2. 蒸部三等合口 \*juəŋ > juŋ 東韻 / 舌根音\_\_\_\_\_。

來自上古之部的屋韻字也只有脣音和舌根音聲母，排除受到脣音聲母的脣化作用所產生的合口字後，開合口對立的現象只存在舌根音聲母，其規則如下：

1. 之部三等開口 \*jək > jək 職韻 / 舌根音\_\_\_\_\_。
2. 之部三等合口 \*juək > juək 屋韻 / 舌根音\_\_\_\_\_。

李方桂先生據以推論：舌根音聲母有兩套，演變為合口韻的一套必有使韻母圓脣化 \*ə → u 的特質，構擬為：\*kw、\*khw、\*gw、\*ŋw、\*w、\*hw 以及複聲母 \*hŋw，稱為圓脣舌根音聲母。與不具圓脣性質的一套普通舌根音聲母：\*k、\*kh、\*g、\*ŋ、\*·、\*h、\*hŋ，兩者在上古並存。

### (二) 圓脣舌根音聲母的脣化作用

從諧聲偏旁「畱」的諧聲字，在《切韻》中遍及「哈東屋」等韻的現象，觀察如下：

畱 b<sup>h</sup>jək、>b<sup>h</sup>juək : 福 pjuk : 匄 b<sup>h</sup>uək : 逼 bjək : 富 pjəu  
 (< \*b<sup>h</sup>jəwk、\*b<sup>h</sup>juək : \*pjuk : \*b<sup>h</sup>uək : \*pjək : \*pjəg)

相諧聲之字，上古必構擬為同一個元音。這些東屋三等字，來自於蒸職部 \*juəŋ、\*juək。如果仔細檢視這兩部的分配狀況：上古蒸部 \*jəŋ 三等開口一律變成後來的蒸韻，合口一律變成東韻三等。上古之部入聲 \*jək 三等開口一律變成後來的職韻，合口則除了職韻外，又有屋韻。檢視之部入聲，在相同的語音條件，合口卻有不同的演變結果：\*juək > jwək、juk。表列如下：

## 【蒸部三等】

開口		合口	
三等蒸韻：*jəŋ	兢 *kjəŋ > kjəŋ 繩 *djəŋ > dʒjəŋ 蠅 *rəŋ > jɿəŋ 凝 *ŋjəŋ > ŋjəŋ 澄 *drjəŋ > djəŋ 勝 *sthjəŋh > sjəŋ	三等東韻：*juəŋ	弓 *kjuəŋ > kjuŋ 雄 *gjuəŋ > juŋ 夢 *mjəŋ > mjuŋ

蒸部的合口一類只在脣音和舌根音聲母之後演化為中古的東韻，脣音的合口特質來自於脣化作用 \*mjəŋ > mjuŋ。只有舌根音聲母同時存在於開合口韻中。

\*juəŋ > juŋ / 舌根音\_\_\_\_\_。

## 【之部入聲】

開口		合口	
三等職韻：*jək	極 *gjək > gjək 織 *tjək > tɕjək 識 *sthjək > sjək 直 *drjək > djək 色 *srjək > sjək 福 *pjək > pjək	三等職韻：*juɿək 三等屋韻：*juək	減 *hjuɿək > xjwək 囿 *gjuək > juək 福 *pjək > pjək 服 *bjək > bjək

職部合口只在脣音和舌根音聲母之後演化為中古的屋韻，排除脣音聲母的脣化作用外，開合口只剩下兩套對立的舌根音聲母，其規則如下：

\*juək > juək / 舌根音\_\_\_\_\_。

兩套舌根音聲母在蒸部和之部（入聲）三等的演變並行，如下：

1. \*k、\*kh、\*g、\*ŋ、\*·、\*h、\*hŋ + \*jəŋ (jək) → k、kh、g、ŋ、·、h + \*jəŋ (jək)。演變完成後，就成為中古三等開口的蒸職韻。
2. kw、\*khw、\*gw、\*ŋw、\*·w、\*hw、\*hŋw + \*jəŋ (jək) → k、kh、g、ŋ、·、h + \*juŋ (juk)。演變完成後，就成為中古三等的東屋韻。kw、\*khw、\*gw、\*ŋw、\*·w、

\*hw、\*h<sub>ɲ</sub>w + \*jəŋ (jək) → 聲母的圓脣特質脣化 \*ə 元音，發生 \*ə → u 的語音變化。

就以上推論，上古舌根音聲母有兩套，《切韻》時期分別居於開合口圖之中，而成爲對立的狀態。而包括脣音聲母和圓脣舌根音聲母，它們到中古的演變途徑有二：

### 1. 圓脣特質脫離聲母，成爲韻母的韻首介音

\*k<sup>w</sup>-、\*kh<sup>w</sup>-、\*g<sup>w</sup>-、\*x<sup>w</sup>-、\*ŋ<sup>w</sup>- > k-、kh-、g-、x-、ŋ- + -w- (或 -u-)

例如：之部陰聲的合口字全部來自於脣音聲母和圓脣舌根音聲母。一等演變爲灰韻，例如：「背」\*pəgh > puâi、「悔」\*hməgx > xuâi。二等演變爲怪韻合口，例如：「怪」\*kwrəgh > kwâi、「憊」\*brəgh > bwâi。三等演變爲脂旨韻的合口音，例如：「龜」\*kwjiəg > kjwi、洧 \*gwjiəgx > gwji > jwi。

### 2. 因爲換位作用，圓脣特質轉爲 -u 韻尾

脣音聲母與圓脣舌根音聲母的圓脣成分與元音換位，在濁輔音韻尾消失後，成爲 -u 韻尾。例如：之部陰聲開口一等，明母字演變成厚韻。例如：「母」\*məgx > mǎu、「剖」\*phəgx > phǎu。開口三等演變成尤韻。例如：「否」\*pjəgx > pjǎu、「謀」\*mjəg > mjǎu、舊 \*g<sup>w</sup>jəgh > gjǎu。

### 3. 圓脣特質影響主要元音，使元音脣化爲 u

上古蒸部三等合口演變成中古的東韻三等。上古之部入聲三等合口一部份演變爲屋韻三等。這些來自上古「蒸、之」部的「東、屋」韻字只有脣音字和舌根音字，聲母的圓脣特質影響了主要元音，使元音脣化爲 u，例如：蒸部三等，例如：「弓」\*kwjəŋ > kjuŋ、「雄」\*gwjəŋ > juŋ、「夢」\*mjəŋ > mjuŋ。之部入聲三等：「囿」\*gwjək > juk、「福」\*pjək > pjuk。

以上三種演變完成後，圓脣舌根音聲母脫落了圓脣特質，而成爲一般舌根音聲母，即：\*k<sup>w</sup>-、\*kh<sup>w</sup>-、\*g<sup>w</sup>-、\*x<sup>w</sup>-、\*ŋ<sup>w</sup>- > k-、kh-、g-、x-、ŋ-，上古兩套對立的舌根音聲母合流爲一套：k-、kh-、g-、x-、ŋ-。

## 三、圓脣元音的合口特質

上古舌齒音聲母對立的情況只存在少數韻部（祭部、歌部、元部、魚部陰聲、微部、文部），這些韻部在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當中屬於 a、ə 類元音，他構擬了上古複元音 \*ua、\*uə，以解釋其發展爲中古合口韻的條件。並說明這些對立，應該是



「ə、i、u」相接觸，構擬為〔\*ə〕元音。擬為〔\*a〕元音的《切韻》豪韻〔âu〕，常常在《詩經》中常與肴韻〔au〕宵韻〔jäu〕蕭韻〔ieu〕相押韻，此外還常與屋韻〔uk〕覺韻〔âk〕相諧。舉例如下：

舉《詩經》為例：

1. 〈小雅·鹿鳴〉第二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在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忼，君子是則是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蒿爲豪韻〔âu〕，昭爲宵韻〔jäu〕，忼爲蕭宵韻〔jäu、ieu〕，侑爲效韻〔au〕，敖爲豪韻〔âu〕。
2. 〈陳風·防有鵲巢〉第一章：「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俯予美，心焉忼忼。」巢爲肴韻〔au〕，苕爲蕭韻〔ieu〕，忼爲豪韻〔âu〕。
3. 〈小雅·出車〉第二章：「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彼旃旃斯、胡不旒旒。憂心悄悄、僕夫況瘁。」郊爲肴韻〔au〕，旄爲號韻〔âu〕，旒旒爲小韻〔jäu〕。

舉諧聲為例：

1. 高〔kâu〕：鬻〔yâk、xâk〕：焯〔xuk、xâk、xuok〕、喬〔jäu〕。
2. 悼〔d<sup>h</sup>âu〕：卓〔tâk〕：罩〔tau〕：綽〔tshjâk〕
3. 毛〔<sup>h</sup>mâu〕：髦〔muk、mâk〕

擬為〔\*ə〕元音的《切韻》豪韻〔âu〕，常常在《詩經》中常與尤韻〔jäu〕肴韻〔au〕屋韻〔uk〕相諧聲押韻。舉例如下：

舉《詩經》為例：

1. 〈鄭風·清人〉第三章：「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軸爲屋韻〔juk〕，陶爲豪韻〔âu〕，抽爲尤韻〔jäu〕，好爲皓号韻〔âu〕。
2. 〈小雅·小明〉第三章：「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雲其還？政事愈蹙。歲聿雲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奧爲號韻〔âu〕，蹙爲屋韻〔uk〕，菽爲屋韻〔uk〕、戚爲錫韻〔iek〕，宿爲屋韻〔uk〕，覆爲宥屋韻〔jäu、uk〕。
3. 〈小雅·小弁〉第二章：「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之矣，疢如疾首。」道草擣老爲皓韻〔âu〕，首爲有韻〔jäu〕。

舉諧聲爲例：

1. 尻𩑦〔kâu〕：九〔kjəu〕：軌〔kjwi〕、旭〔xjwok〕。
2. 醪〔lâu〕：膠〔kau〕：廖〔lieu、ljəu〕：瘳〔tʰjəu〕、戮〔ʿljuk〕：蓼〔lieu、ljuk〕。
3. 報〔pâu〕：服〔bʰjuk〕。

豪韻〔âu〕在上古的兩類諧聲押韻，無論和肴韻〔au〕宵韻〔jəu〕蕭韻〔ieu〕相押韻，與屋韻〔uk〕覺韻〔âk〕相諧。或是與尤韻〔jəu〕肴韻〔au〕屋韻〔uk〕相押韻諧聲。都顯示兩類不僅僅是源於〔\*a〕和〔\*ə〕元音，而且在韻尾或主要元音的特質上，都明顯帶有圓脣的特質。

同豪韻諧聲的入聲字多半屬於覺 âk 韻，少數屬於屋 uk 沃 uok 藥 jak 韻的。藥韻在上古時代我們已經曉得是〔\*jâk〕，所以同豪韻諧聲的入聲字多有一種圓脣的元音。……我想上古以前 \*\*âg > \*\*âwg > 上古 \*âu > 《切韻》âu 是很可能的現象。這不過是我的猜度，用來解釋 \*-âu 同 \*-âk 諧聲的現象。<sup>17</sup>

李方桂擬測宵部爲〔\*\*âwg〕成爲早期對於圓脣性質的構想。稍加修改後，將圓脣的 w 從元音性質變成輔音性質，就成爲後來的〔\*agw〕，既可以說明與鐸韻〔âg〕的密切接觸，又可以說明圓脣韻尾 -gw 在濁輔音韻尾消失後，發展爲中古效攝 -u 的音變現象，同時說明圓脣特質 -w 使 -a- 元音圓脣化，而發展爲中古的覺韻〔âk〕的可能性。

另外與「ə、i、u」相諧的豪韻，李氏構想如下：

他們都跟 jəu、juk 押韻及諧聲，這部分的字的主要元音我想亦是 \*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在《詩經》時代還保存著韻尾 \*g。不過這個 \*g 已經很微弱，恐怕已經變成 \*-wg 了。所以我們只有 âu：juk 的韻，而差不多沒有 âu：ək、jək 的韻，這一部份的字我們可以認爲 \*âwg（或者 \*əu）。同他押韻的尤 jəu 是 \*jəwg（或者 \*jəu）<sup>18</sup>

李方桂將豪、尤兩韻上古擬爲〔\*əwg、\*jəwg〕，同樣的稍加修改後，將圓脣的 w 從元音性質變成輔音性質，就成爲後來的〔\*əgw、\*jəgw〕，更容易說明與哈之〔\*əg、\*jəg〕在諧聲押韻上的密切性，因爲〔\*əgw〕要比〔\*əwg〕的主要元音更近於〔\*əg〕。例如：「臼舅」入幽部，而「舊」入之部。「求速」入幽部，而「裘」入之部。

<sup>17</sup> 〈切韻 â 的來源〉，頁 20。

<sup>18</sup> 〈切韻 â 的來源〉，頁 30。

## (二) 舌根音韻尾〔âŋ、jaŋ〕和〔âk、jak〕在上古有不同的諧聲押韻現象

《詩經》中唐陽韻〔âŋ、jaŋ〕彼此相諧聲押韻，卻不和清青韻〔jäŋ、ieŋ〕相諧聲押韻，但是入聲鐸韻〔âk〕在上古不與藥韻〔jak〕相接觸，卻和昔韻〔jak〕相近，而藥韻〔jak〕則與覺錫韻〔âk、iek〕相近。李方桂認為：

藥 jak 是上古 \*jâk 來的，所以同覺 âk 押韻；昔 jâk 是從上古 \*jak 來的，所以同鐸 âk 押韻。……現在還要加鐸韻的幾個例外的字。這幾個字的用韻同諧聲與以上鐸韻的字不同，他們似乎別有來源。<sup>19</sup>

舉《詩經》為例：

1. 〈唐風·揚之水〉第一章：「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鑿爲鐸韻〔âk〕，襮有二讀，爲鐸沃韻〔âk、uok〕，沃爲沃韻〔uok〕，樂有三讀，爲鐸覺效韻〔âk、âk、au〕。
2. 〈大雅·抑〉第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昭爲宵韻〔jäu〕，樂有三讀，爲鐸覺效韻〔âk、âk、au〕，藐有二讀，爲小覺韻〔jäu、âk〕，教有二讀，爲效肴韻〔au〕，虐爲藥韻〔jak〕，耄爲號韻〔âu〕。
3. 〈唐風·晨風〉第二章：「山有苞櫟，隰有交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櫟有二讀，爲藥錫韻〔jak、iek〕，駁爲覺韻〔âk〕，樂有三讀，爲鐸覺效韻〔âk、âk、au〕。

這些韻腳在《切韻》當中，都具有圓脣性質，在上古時候也許有一個圓脣元音。李方桂曾經構擬如下：

\*âg > \*âwg > \*owg(《詩經》) > o(《詩經》) > uo(《切韻》)<sup>20</sup>。

## (三) 圓脣舌根音韻尾的修正與完成

受到日本學者賴惟勤〈關於上古漢語喉音韻尾〉<sup>21</sup>(1953)的影響，李方桂修正並完成了對圓脣舌根韻尾的構擬。

<sup>19</sup> 〈切韻 â 的來源〉，頁 11。

<sup>20</sup> 《上古音研究》，頁 12。

<sup>21</sup> 〈賴惟勤“合口性喉音韻尾說”簡介〉1998年1月，篠崎攝子著《語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頁 15-30。

賴惟勤將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的廿二韻部分爲五類如下：

1. 侯東幽中宵
2. 魚陽之蒸佳耕
3. 祭元微文脂真
4. 歌
5. 葉談緝侵

其中第 1、2 兩類爲喉音韻尾，第 3 類爲舌音韻尾，第 4 類無韻尾，第 5 類爲唇音韻尾。喉音韻尾的韻部數量約是其他韻尾的兩倍，賴氏推測上古的喉音韻尾可能不只一類。他用內部構擬的方式，列出兩組喉音韻尾的中古韻：

甲、第一組喉音韻尾

	宵		中	幽		東	侯	
中古韻尾	-u	-k	-ŋ	-u	-k	-ŋ	-u -ø	-k
一等	豪 <sub>開</sub>	沃 <sub>合</sub> 鐸 <sub>開</sub> 屋 <sub>一</sub>	冬 <sub>合</sub>	豪 <sub>開</sub>	沃 <sub>合</sub>	東 <sub>一</sub>	侯 <sub>合</sub>	屋 <sub>一</sub>
二等	肴 <sub>開</sub>	覺 <sub>開</sub>	江 <sub>開</sub>	肴 <sub>開</sub>	覺 <sub>開</sub>	江 <sub>開</sub>		覺 <sub>開</sub>
三等	宵 <sub>開</sub>	藥 <sub>開</sub>	東 <sub>三</sub>	尤 <sub>開</sub> 幽 <sub>開</sub>	屋 <sub>三</sub>	鍾 <sub>合</sub>	虞 <sub>合</sub>	燭 <sub>合</sub>
四等	蕭 <sub>開</sub>	錫 <sub>開</sub>		蕭 <sub>開</sub>	錫 <sub>開</sub>			

第一組喉音韻尾韻部的特色：它們的中古韻不存在開合對立，收 -u 韻尾的「蕭宵肴豪尤侯幽」只有開口韻，「東屋江覺」爲開口，「冬沃鍾燭虞」爲合口，非開合對立的韻。「鐸藥錫」在《切韻》雖是開合對立的韻，但在本組當中只有開口一類。收 -ø 韻尾的「虞」和收 -ŋ/-k 韻尾的「東屋、江覺、冬沃、鍾燭」等韻分布於上平聲，屬於舌面後圓脣元音。陰聲韻多收 -u 韻尾，或以 -u 爲主要元音。沒有舌尖韻尾 -i。依據李方桂先生對台語借音的觀察，這一組韻尾都是後元音 -o、-u。



## 乙、第二組喉音韻尾

## 開口

	陽	魚		蒸	之		耕	佳	
中古韻尾	-ŋ	-ø	-k	-ŋ	-i -ø	-k	-ŋ	-i -ø	-k
一等	唐	模	鐸	登	咍	德			
二等	庚 <sub>二</sub>	麻 <sub>二</sub>	陌 <sub>二</sub>	耕	皆	麥	耕	佳	麥
三等	陽庚 <sub>三</sub>	魚麻 <sub>三</sub>	藥陌 <sub>三</sub> 昔	蒸	之	職	庚 <sub>三</sub> 清	支	昔
四等							青	齊	錫

## 合口

	陽	魚		蒸	之		耕	佳	
中古韻尾	-ŋ	-ø	-k	-ŋ	-i、-u -ø	-k	-ŋ	-i -ø	-k
一等	唐	模	鐸	登東 <sub>一</sub>	灰	德			
二等	庚 <sub>二</sub>	麻 <sub>二</sub>	陌 <sub>二</sub>	耕	皆	麥	耕	佳	麥
三等	陽	虞	藥陌 <sub>三</sub>	蒸東 <sub>三</sub>	脂侯尤	職屋 <sub>三</sub>	庚 <sub>三</sub> 清	支 <sub>一</sub>	昔
四等							青	齊	錫

第二組喉音韻尾韻部的特色：它們的中古韻開合對立，如上表所示。收 -ŋ/-k 韻尾的「唐鐸、陽藥、庚陌、耕麥、清昔、青錫」等韻分布於下平聲，大多屬於舌面前展唇元音。陰聲韻多收 -ø 或 -i 韻尾。二等韻有一般所謂的重韻，例如：蟹攝二等的皆佳韻，梗攝二等的庚陌耕麥韻等。依據李方桂先生對台語借音的觀察，這一組韻尾都是：-o、-u、-i、-ə。

賴惟勤從語音學的觀點來分析造成二組差異的因素，第一組陰聲韻部「蕭宵肴豪尤侯幽」收 -u 韻尾，因為異化作用，所以只能是開口韻，「東屋、冬沃、鍾燭、江覺、虞」的主要元音是圓唇元音，所以沒有再區分開合的可能。因此第一組沒有開合對立的條件，是受韻尾和主要元音的影響。第一組在《切韻》中的元音有「â、a、ä、e、ə、u、â、o」第二組在《切韻》的元音有「â、a、ä、e、ə、u、â、o、e、i」二組幾乎遍及所有的元音，差異不大，因此兩者的區別是韻尾所致。從第一組沒有開合對立來看，可能是具有脣化作用的喉音韻尾，擬為：-gw、-qw、-nw。第二組則可以看成是一般的喉音韻尾：-g、-k、-ŋ。

-Gw、-qw、-Nw 是暫時假定的音標，事實上就是脣音化喉音 labio-velars-gw、-kw、-ŋw 或者口蓋垂音 uvulars -G、-q、-N<sup>22</sup>

第一組陰聲韻「蕭宵肴豪尤侯幽」，還保留韻尾的脣化作用，濁輔韻韻尾消失後〔\*-gw〕變成〔-u〕；而陽入聲韻「東屋、江覺、冬沃、鍾燭」的脣化韻尾影響主要元音，使其圓脣化後，韻尾〔\*-ŋw/kw〕變成〔-ŋ/k〕。因為賴氏所舉 -Gw、-qw、-N 和 -G、-q、-N 兩類的差異在韻尾，所以兩類可以構擬相同的主要元音，尤其是第一組，它的元音就不一定要構擬為〔-u-〕。李方桂先生接受了賴氏在這一方面的推測，將 -wg、-wk、-wŋ 的構想修改為 -gw、-kw、-ŋw 納入上古音韻尾的一部分，使構擬系統除了合乎文獻的表現外，減化了上古的元音系統，同時也得到音理上的印證。

#### (四) 圓脣舌根音韻尾的脣化作用

從上古到《切韻》音系，我們可以看到圓脣舌根音的演變是：

##### (1) 陰聲韻部

	宵部	幽部
一等	豪 *-agw > âu	豪 *-əgw > âu 侯 *-əgw > əu/m_.
二等	肴 *-ragw > au	肴 *-rəgw > au
三等	宵 *-jagw > jâu	尤 *-jəgw > jəu 幽 *-jiəgw > jiəu
四等	蕭 *-iagw > -ieu	蕭 *-iəgw > -ieu

在李方桂的系統中，濁輔韻韻尾消失後〔\*-gw〕變成〔-u〕，中古「蕭宵肴豪尤侯幽」等韻還保留韻尾的脣化作用，因為具有圓脣韻尾的關係，所以中古「蕭宵肴豪尤侯幽」等韻在韻鏡中只有開口一類。

<sup>22</sup> 〈賴惟勤“合口性喉音韻尾說”簡介〉，頁 19。

## (2) 入聲韻部

	藥部	覺部
一等	鐸 * <i>-akw</i> > <i>âk</i> 沃 * <i>-akw</i> > <i>uok</i> 屋 * <i>-akw</i> > <i>uk</i>	沃 * <i>-əkʷ</i> > <i>uok</i>
二等	覺 * <i>-rakw</i> > <i>âk</i>	覺 * <i>-rəkʷ</i> > <i>âk</i>
三等	藥 * <i>-jakw</i> > <i>jak</i>	屋 * <i>-jəkʷ</i> > <i>juk</i>
四等	錫 * <i>-iakw</i> > <i>-iek</i>	錫 * <i>-iəkʷ</i> > <i>-iek</i>

圓脣舌根音韻尾使主要元音圓脣化如下：*\*-ə* > *uo*（一等）、*âk*（二等）、*uk*（三等）。然後圓脣韻尾〔*\*-kw*〕變成〔*-k*〕，只有四等韻受到舌面前高展脣元音 *i* 的影響，阻撓了脣化作用，但是介音 *i* 同化 *-a-* 與 *-ə-*，而變成 *-e-*。即：*ia*、*iə* > *ie*。

## (3) 陽聲韻部

	冬部
一等	冬 * <i>-əŋw</i> > <i>uoŋ</i>
二等	江 * <i>-rəŋw</i> > <i>âŋ</i>
三等	東 * <i>-jəŋw</i> > <i>juŋ</i>

圓脣舌根音韻尾使主要元音圓脣化如下：*\*-ə* > *uo*（一等）、*âk*（二等）、*uk*（三等）。然後圓脣韻尾〔*\*-ŋw*〕變成〔*-ŋ*〕。

在以上的音韻演變中，圓脣舌根音韻尾的作用有二：其一，肇始中古 *-u* 韻尾一類的陰聲韻，其二，使一二三等陽入聲韻的主要元音發生脣化作用，成為合口音節。例如：冬部一等演變為《切韻》的冬韻 \**-əŋw* > *uoŋ*，二等演變為《切韻》的江韻 \**-rəŋw* > *âŋ*，三等演變為《切韻》的東韻 \**-jəŋw* > *juŋ*。

## 肆、結論

雅洪托夫曾經對合口音的來源，有幾番經典的論述，可以印證以上說法，這也是李方桂賴以立論的根據：

零聲母（即『喻』母字）的脣化音節裡有兩個來源，這取決於它們是三等字還是四等字，……零聲母的三等字含脣化元音或脣化半元音，它

們可以跟中古以舌根音作聲母的脣化音節有相同的聲旁。三等字的零聲母從來不出現在侯東、幽中和宵部（即明顯帶有脣化主元音的音節）裡。顯然，三等字的零聲母來源於上古的圓脣軟顎音 \*g<sup>w</sup>- 或 \*y<sup>w</sup>-，並且由於圓脣軟顎音不可能跟脣化主元音相結合，所以這些音節在上古有過非脣化主元音。<sup>23</sup>

檢視李方桂上古四類元音韻部，不存在開合對立的韻部有：宵部、侯部、東部、幽部、中部、緝部、侵部等共七部。開合對立的韻部中只存在舌根音聲母對立現象的有：

- 一、a 類元音韻部：葉部、談部、魚部入聲、陽部；
  - 二、ə 類元音韻部：之部、蒸部；
  - 三、i 類元音韻部：脂部、真部、佳部、耕部。
- 共九部半。

開合對立的韻部中除了舌根音聲母以外，尚有舌齒音對立的韻部有：

- 一、a 類元音韻部：祭部、歌部、元部、魚部陰聲；
  - 二、ə 類元音韻部：微部、文部。
- 共五部半。

顯然舌根音聲母對立的現象具有普遍性，除了舌根音聲母以外，舌齒音具有開合對立的韻部只有五部半，而且只存在於 a、ə 兩類韻部，兩者在分布上明顯懸殊。所以，合理的假定：其一，上古並不具有開合對立的兩類韻部。其二，其對立現象大都僅存在於舌根音聲母，必須給予對立的兩類舌根音聲母區隔的條件。其三，少數 a、ə 兩類韻部具有合口舌齒音，必須給予符合的音變條件。這樣便能依照上古韻部所呈現的普遍現象，考量音變出現的比例，給予分層而恰當的構擬。李方桂先生的解決方案是：

- 一、上古韻部只有開口一類。
- 二、p（代表脣聲母）+ \*â > p + ua。脣化作用使中古產生合口韻類，與沒有脣化作用的開口韻，在《切韻》各韻中呈現互補的現象。
- 三、舌根音聲母有兩套，演變為合口韻的一套必有使韻母圓脣化的特質，構擬為：\*kw、\*khw、\*gw、\*ŋw、\*w、\*hw 以及複聲母 \*hŋw，稱為圓脣舌根音聲母。開

<sup>23</sup> 《漢語史論集》，頁 56-57。

口的一套構擬爲： $*k$ 、 $*kh$ 、 $*g$ 、 $*ŋ$ 、 $*\cdot$ 、 $*h$ 、 $*hŋ$ 。

四、爲少數具有舌齒音對立的 a 類韻部（祭部、歌部、元部、魚部陰聲等）構擬發展爲合口韻的條件，擬爲複元音  $*ua$ 。

五、微文兩部開口除了少數例外，幾乎沒有舌尖聲母，舌尖聲母多出現在合口，可視爲後起的變化： $*ə > uə$ 。例如：「吞」（國語  $t^h uən \cdot$ ）出現在《韻鏡》開口一等痕韻中，也許正是舌尖音由開口向合口發展的遺留。

六、中古合口韻爲後起，來源至少有五類：

其一、脣音聲母的脣化作用： $\text{脣音} + \hat{a} > \text{脣音} + u\hat{a}$ 。

其二、圓脣舌根音聲母的圓脣特質脫落成爲合口韻的韻頭： $*k^w$  ( $*kh^w$ 、 $*g^w$ 、 $*ŋ^w$ 、 $*\cdot^w$ 、 $*h^w$ )  $\rightarrow k$  ( $kh$ 、 $g$ 、 $ŋ$ 、 $\cdot$ 、 $h$ ) +  $w$  (或  $u$ )。

其三、上古複元音  $*ua \rightarrow w$  (或  $u$ ) +  $a$ 。

其四、 $*ə > uə$  合口化的發展。

其五、圓脣舌根音韻尾對元音的脣化作用。例如：冬  $*təŋw > (*toŋ >) tuoŋ$

## 參考文獻

一、近人著作（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編選）（1986）。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潘悟雲（2007）。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李方桂（1984）。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1)，1-7。

李方桂（1931）。切韻  $\hat{a}$  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1-38。

篠崎攝子（1998）。賴惟勤“合口性喉音韻尾說”簡介。載於語苑擷英編輯組（主編），語苑擷英—慶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15-30頁）。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Analysis of Closed-Mouth Syllables in Archaic Chinese

Nai-Chen Kuo\*

## Abstract

Rhyme books and rhyme tabl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especially in rhyme books such as *Chie Yun* (切韻) and the early rhyme tables -- *Yun Jing* (韻鏡) and *Chi Yin Liue* (七音略). The format of division rhyme table is a supplement to rhyme book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verbalization in rime. Rhyme tables expose the shortcoming of unclear syllable structures, indicate the errors in Fan Chie (反切), and reflect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from Archaic Chinese to Ancient Chinese.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laced arrangement of “sound-in-column and rhyme-in-row”, a rhyme table is particular about distinction of “kai-he divisions”(開合等第), which highlight the phoneme of medials. In a rhyme table, open vowels and close vowels are mostly charted in separate tables. The division medials, on the other hand, are grouped by four tones into four grades (i.e., divisions). Either of them is presented in different way of tab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sieh-sheng”(諧聲) system, rhyme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can be hsieh-sheng mutually. However, rhymes either with an open vowel or a closed vowel are hsieh-sheng separately. Fang-Kuei Li (1971) stated, “division initials such as 見k-、溪kh-、群g-、曉x-、匣ɣ-、影· - in Ancient Chinese can be hsieh-sheng mutually in most cases, though rimes in open mouth are hsieh-sheng in one group and those in closed mouth are another... vowels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divisions are hsieh-sheng with the third one... the closed-mouth

---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edials seem to differ from medials in the third division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initials.” Yakhontov and Pulleyblank believed that closed-mouth medials in Ancient Chinese were generated in the later perio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honology of closed mouth syllables in Archaic Chinese, retraces systematically and demonstrates the closed mouth syllables as products in the later period.

Key words: Archaic Chinese, medial, open/closed mouth syllable, labialization